

抗戰期中的杜月笙(五)

萬 墨 林

祝紹周戎服迎故人

杜月笙先生的老朋友、民國十六年任革命軍二十六軍第二師參謀長的祝紹周將軍，當年曾經和杜先生並肩作戰，參與上海清黨之役。民國三十一年祝紹周將軍在南鄭(漢中)，擔任鄂陝甘邊區警備副總司令，聽說杜先生有西北之行，他從杜先生離開成都之日起，每天打一個電報，力邀杜先生便道赴漢中一敘，盛情難却，杜先生乃自褒城轉個彎，遶道南鄭。

離南鄭十里，遠遠的便看見祝副總司令騎高頭大馬，率全城機關、團體、學生與若干民衆代表，遠道出迎，夾道歡呼。在南鄭宿過一夜，第二天清早，七點多鐘，祝紹周便戎服輝煌的前來迎接，杜月笙先生還以為是請他到那裏去參觀遊玩，誰想祝紹周將杜月笙先生接到了公共體育場，請上講台。朝場中一望，竟然齊齊整整，有好幾千地方團隊，排好了列隊聽訓的隊形。當下由祝副總司令向全體官兵介紹過杜月笙先生以後，他便請杜先生「訓話」。

好不容易，把這個節目敷衍過去，當天中午，祝副總司令又來請杜先生赴南鄭各界聯合公宴。杜先生到了公宴之所，放眼看時，座位排成馬蹄形，牆上懸有黨國旗，潔白桌巾，燦爛瓶花，左右兩廂站好了軍樂隊。入席時，祝副司令居中而坐，杜月笙先生坐在祝的左側，尚未上菜，先有一名司儀高聲一喊：

「全體肅立！」
杜月笙先生忙不迭的跟着衆人站起，接下來

，更使他大出意外，因為司儀又在喊：

「唱國歌！」

大家唱完了國歌，再度落座，於是又由祝副總司令致歡迎詞，杜月笙先生致詞答謝。儀式完畢，隨後軍樂大作，同時自大廳後面轉出兩隊軍衣畢挺、眉目清秀的士兵，每人手上捧一隻托盤，有的上菜，有的送酒。細看時，分明又不是吃西餐了，馬蹄形長桌上，每六個人爲一組，中菜西式，菜式則是梅花席，五菜一湯，白酒一壺而已。尤其每有一道菜來，軍樂隊便奏樂一次。

飯後，祝紹周把杜先生邀到會客室，參觀他早已備下的西北特產標本，有礦石、有木材、有藥材農產品等，祝紹周確是有心人，他向杜月笙先生一一詳加說明。西北行第六天，直到這時，杜先生方算有了許多的考察心得。而且，他決定投資，在褒城設立一座麵粉廠，派毛雨村主持其事。

晚間，祝紹周在家裏設私宴，專請杜月笙、楊管北、唐續之、陳覺民等先生，舊友重逢，談笑風生，祝紹周提起，他和他夫人的婚事，還是由杜月笙先生所玉成，杜先生也回憶往事，否認的說：

「不不不，那是當年翕葉封來找我做的現成媒人。」

十一月二日過褒城、鳳縣到寶雞，這條路要翻越海拔三、四千公尺的秦嶺，時值冬季，氣候嚴寒，韓退之(愈)詩：「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杜月笙先生的車隊，不但汽車時時拋錨，杜先生自己更是喘嗽又起，呼吸艱難，

喘得他痛苦萬分，差點便要窒息，因此，有時候由於汽車拋錨而停車，有時候因爲「杜先生吃力勿消哉」也得歇一陣。汽車停停開開，較預定時間延誤許久，方始抵達寶雞郊外的迎賓處——十里舖。

但是，麪集在十里舖的歡迎人羣，依然在寒風料峭中苦苦守候，杜月笙的汽車一到，他們便高聲歡呼，蜂湧而來，其中有寶雞警備司令部陶司令、陝西省政府的建設廳長和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胡宗南派的代表，冠蓋雲集，盛極一時。

達官顯要、學生民衆，一齊湧向杜月笙先生的車旁，殷殷的面致歡迎之忱。然而，坐在車子裏面的杜先生，當時正喘得冷汗直流，聲嘶力竭，一張臉脹成了鐵青，頸子上青筋直爆，他上氣不接下氣，心中着急，嘴上却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無可奈何，只好由隨行人員出來再三道謝，再三道歉，寶雞方面預定的歡迎節目，也祇得婉言推辭，全部取消。與沖沖的歡迎者，驚詫錯愕，眼睜睜望着五輛車，直駛中國銀行西北運輸處招待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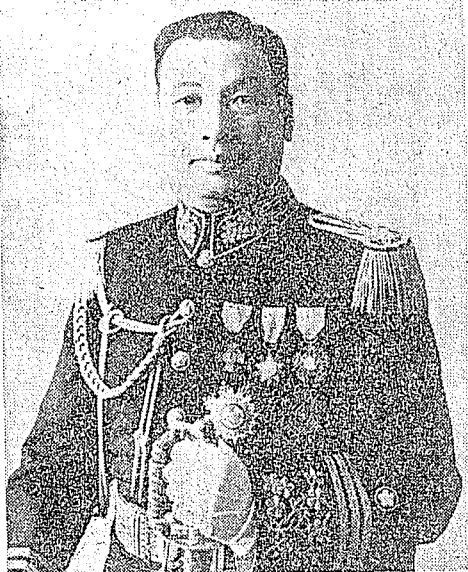
杜月笙先生生病倒寶雞，二日休息了一晚，三日晚間方始勉力支持，往赴寶雞各界的歡宴，宴罷又要看戲，因爲當時正有豫劇名伶常香玉在寶雞獻藝。

這是杜月笙先生生平第一次看河南戲，雖然是臨時搭起的戲台，河南戲又稱河南梆子，原是秦腔的一種，音調激昂高亢，說白清脆朗爽，古之「燕趙悲歌」，即此之謂。尤其常香玉又是河南梆子「豫西調」碩果僅存之一人，因此，那日

杜月笙看常香玉的演出，居然大為激賞，使常香玉因而也成了大名。

杜月笙先生的又一位好朋友，曾經當過滬甯警備司令部參謀長的周嘯潮，這時候在當隴海鐵路局副局長，常駐西安辦公。十一月四日，周副局長以西安各界代表的身份，親率一列花車，自西安遠來寶雞，專程迎接杜先生，周嘯潮的熱情，使杜月笙先生深為感動，於是喘疾霍然而癒，當天晚上上了專車，由寶雞駛回西安，車到咸陽，曾在車站上小停片刻，那是因為火車開得快了，計算時間，抵達長安時正五點，對於歡迎人員，未免不便。

六點半再開車，進站以後，杜月笙先生不禁大吃一驚，西安車站上萬頭攢頭，人似潮湧，組成那個盛大壯觀歡迎行列的，主要份子有西北忠義救國軍，湖北、甘肅、陝西、河南四省的洪門清幫弟兄，官紳各界，還有自發自動前來迎接的



杜月笙的老朋友抗戰時任鄂陝甘邊區警備副總司令的祝紹周將軍

長安百姓。

一支鼓號喧天，聲容並茂的軍樂隊，則是胡宗南將軍派來的，當杜月笙先生的專車停穩，立刻軍樂悠揚，歡呼陣陣，夾雜着不知多少串鞭砲劈啪巨響，直上雲霄。西安車站呈現杜先生畢生罕見的熱烈，杜先生終於見到這個令人深切感動的大場面。周嘯潮在請他下車了，他閃瞥左右一眼，於是，楊管北就便攙扶他的右臂。

專車上的貴賓剛踏上月台，人們爭相迎迓，人潮湧湧，一羣人便被衝的七零八落，東分西散。軍樂聲、鞭砲聲、歡呼聲，招呼喊叫之聲，直如平地捲雷，震耳欲聾。當日在西安車站歡迎杜月笙先生的各界人士，多達一萬餘人，杜先生被捲在入潮之中，笑容滿面，連聲謙謝，他的隨行人員，但見他被無數主人圍着，忽東忽西，彷彿脚不點地。好不容易衝出人叢，却又有一批鶴髮童顏，身穿棉襖褲的當地土著，一看見杜先生，人人高舉雙手，口中喃喃有聲，顯出一臉的欣快歡慰之情，杜先生走過去向這些老人家招呼談話，發現其中居然有七八十歲的老者，彼此交談，又苦於語言不通，於是，旁邊有人告訴他說：

「這些老先生，都是自己聽到消息趕來的，長程跋涉而來的，大有人在。」

杜月笙先生一聽，頗感訝異，他問：「我杜某人有何德何能，驚動這麼許多位老先生，專程趕來歡迎我？」

十四年前施恩獲報

當地的軍政長官你一句、我一句的搶着說明：杜先生只怕你自己都忘記了，十四年前，陝北大旱，你和朱子橋（慶瀾）先生在上海登高一呼，發起救災捐款，幸虧各界人士慷慨解囊，捐了一筆很大的數目，採辦了大批糧食，由朱先生親自押運，輾轉的到了

陝西，分發災黎，全活無算，陝西百姓感激杜、朱兩位先生大恩大德，沒齒不忘。前年朱先生病逝西安，出殯的那一天，西安城裏家家路祭，個個磕頭。這一次聽說杜先生有西北遊，各地老百姓便算好了日期，推派出年老德劬的代表，到車站上來排隊歡迎你。他們是要見杜先生一面，向你表示衷心的感激。

杜月笙先生明白了箇中緣故，大為感動，他趕緊上前幾步，和那些老者雙手緊握，口中直說：「辛苦辛苦，不敢當。」杜月笙先生的謙虛誠懇，使老先生們更為興奮，由於這一個鏡頭感人甚深，許多帶照相機的朋友搶着拍照，杜先生笑逐顏開的和歡迎代表合影數幀，方始告辭離去。

主客雙方，合組成一長列車隊，直駛杜月笙先生預定的下榻處，老朋友何競武，住在西安公路局局長的官舍四皓莊。何競武當時因有要公，小住蘭州，他早已交代過了，杜先生在西安期間，四皓莊全部房屋和僕役，概由杜先生支配使用。四皓莊房屋精美雅潔，却是房間不多，杜先生的隨行人員，一律住在西京招待所。

秦嶺之行，又攪喘疾，及抵西安，還在時發時癒，依杜月笙先生的意思，懇求將一應酬酢全部豁免，讓他安安靜靜將息幾天。但是他方到四皓莊，陝西省主席熊斌、八戰區副司令長官胡宗南等西北首要，便相繼來訪，杜月笙先生不得不勉力支撐，和老朋友們寒暄敘舊，至於應酬，則仍還是怨難參加。西安方面要請杜先生的東道主太多，不少節目早已預定，一概推却似乎又不近人情。萬般無奈中，由主客雙方想出了一個兩全其美的好辦法，預定的節目照舊舉行，不過縮小範圍，力求簡單，主人選定廚司菜餚排好時間，直接送到四皓莊來「外會」。這樣子菜色不必過多，於是主人挖空心思，力求其推陳出新，精美絕倫，主方不必多邀陪客，賓主之間尤可從容自在，無拘無束的促膝談心。

就照這個別開生面的辦法，每天除了早點宵夜，由公路局副局長殷惠昶一手包辦，作東到底以外，午晚兩餐，便由西安各界各業各友好，排下了次序，按時「移樽就教」，送到四皓莊去，西北素少魚鮮，偏偏大家都知道杜月笙先生愛吃活鱖魚，於是這一日數尾，要到一百八十里路以外，買到之後貯於清水缸中運到西安來。多一半的酒席上必備兩尾活鱖魚做的菜，一隻葱烤，一隻川湯，這一種在西安人士看來不勝豪華的吃法，被當地人羨稱為「雙魚席」。

連杜月笙先生自己也沒有想到，他會在西安一住兩個多月，主要的原因是喘疾難癒，唯恐行不得也，其次則因為重慶方面有些左右為難的事

情，窮於應付，心想拖一天是一天，於是便越拖越久，寢假長住起來。還有一層是西安朋友太多，他們拖牢了杜先生不放手。

兩個多月的長時間中，當然也有宿疾盡去，精神一振的日子，因此便會幾度出遊，幾度打破成例，參加了盛大熱烈的歡宴。他曾應胡宗南之邀，到西安東南三十餘里處的翠華山，赴胡宗南的歡迎宴會，並且盡一日之遊。翠華山是西京名勝之一，當時是胡宗南總部所在地，山中有一口清澈如鏡的太乙池，杜月笙先生聽說這裏便是「太白山」時，他不禁精神一振，大為感奮，那一日他遊山玩水，枕泉漱石，玩得十分盡興，歸途中則又頻頻的說胡先生軍書旁午，鞍馬倥傯，歸破費了他一整天的功夫，陪我，越想越覺過意不去。



杜月笙訪西北，陝西省主席祝紹周夫婦特自漢中成地過返西安歡迎，大排盛宴，祝氏曾謂渠伉儷同結連理即係杜月笙担任冰人，圖為祝氏伉儷戲裝照，時在漢中。

杜月笙先生西北行新結交了兩位好朋友，西北工業巨子石鳳翔和毛虞岑，這兩位西北工商領袖，假座他們所開設的大華紗廠，揀一個杜月笙先生不喘不嗽，精神煥發的風和日麗佳期，排下幾十桌酒席，搭起了戲台，大宴佳賓三天，將西安各界名流一概請來作陪。

這三天的堂會戲，大概是主人聽說杜月笙先生欣賞常香玉，於是便請來常香玉的班子，此外再配搭當地票友串演的皮黃，三天戲碼常香玉的特別賣力自不待

言，從此她紅遍西安，長駐演唱，漸漸的便有人說是杜月笙先生走一趟西安，又捧紅一位常香玉了。

還有一次盛大的場面，對外不公開，那便是陝西革命首義元勳，當過河南省主席的張鈞，他集合了湖北、河南、陝西三省清洪兩幫的領袖人物，計達一千餘人，在西安聚齊，用羅漢請觀音的方式，開了一千多客西餐，恭恭敬敬請杜月笙先生吃了頓飯。

寶鷄第一位飛行客

自從「人民行動委員會」成立，南溫泉門大爺集會，公推杜月笙先生為「一步登天」的總龍頭，杜月笙先生雖然自謙斷然不敢接受，但是論當代幫會首領，他那天天下第一、世間無雙的獨特地位，彷彿業已舉國公認，一致確定。因此，到西安才會這麼一個盛大壯觀，肅穆莊嚴的場面出現，那一天杜月笙先生高踞首座，他的大交椅上披起虎皮墊褥，左右兩旁則是一邊一個燃燒熊熊烈燄的大火爐。宴罷攝影留念，跟幫會無涉的楊管北、張明煒原已避開，杜月笙先生却偏要把他們拉了來當左右哼哈二將，就江湖規矩來說是為一大敗筆。

一住兩月有餘，晚間閑來無事，隨行人員中既有黑頭楊管北、言派老生唐承宗、余派老生陳覺民，主人周嘯潮是八段小生，指其一吊嗓子非「八段」則不過癮，後來章士釗夫婦自重慶來了，章太太係青衣名票，加上當地票界翹楚，每天晚上濟濟一堂，鑼鼓點子一敲，於是引吭高歌，餘音逸榭。杜月笙先生自從得了喘病，唱不來了，他便靜坐一旁，擊節欣賞，間或也和大家談談笑笑，那管中原戰雲彌漫，窗外北風怒號，這一室之中，洩洩融融，一日光陰，很容易的打發過去。

正事只辦了幾樁，褒城設一個麵粉廠，西安的中國通商銀行分行開張，又應陝西建設廳長凌

勉之之請，派唐承宗成立一月治鐵廠於寶鷄，甘肅、寧夏兩省，各設通商銀行機構，委由王寶康、丁寶瑞分赴兩地，負責籌備，此外，則就西北原有各廠家，斟酌情況，入股投資。

重慶方面，諸事紛繁，久等杜月笙先生不回，顧嘉棠等，十分着急，乃有請姚玉蘭北上，專程促駕之舉，却是姚玉蘭到了西安，促駕不成，反而被杜月笙先生留下，隨同照料，一直到同回重慶為止。

原定旅行計劃還有東下洛陽，西上蘭州之行，因此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甘肅省主席，駐甘第二十七軍軍長范漢傑，都曾來過電報，表示歡迎。杜月笙先生由於盛情難却，還曾考慮力疾就道，全始全終，可是他的隨行人員感以他的健康為慮，都說在零度以下的天氣翻越海拔三千公尺以上的華家嶺，未免過於冒險，杜月笙先生猶欲鼓勇一試，於是便有一位名動公卿、號稱半仙的相命先生，為杜月笙先生起了一課，但見他摺指一算，口中唸唸有詞，忽的眼睛一亮，神情嚴重，他向屏息以俟的杜月笙先生，一語驚人，他朗聲的說：

「這一卦，明明白白，出行利南方而大不利於西北，杜先生，不是我掃你的興，在這個時候你執意往西北走，可能有性命之憂。」

杜月笙先生一聽，大為震驚，他一生就祇服貼相命先生，何況此公還是「半仙」之尊？當時他臉色都變，連連搖頭說道：

「算啦！蘭州不去了，不去了！」

斯語一出，自姚氏夫人以次，皆大歡喜，人人收拾行裝，作南旋之計。蘭州方面，杜月笙先生便派「紹興師爺」駱清華，當他的代表，前往報聘，同時籌備中國通商銀行蘭州分行的設立，駱清華的蘭州行不負使命，不但分行如期開張，而且他還就杜先生在西安時，和西北紡織鉅子毛虞岑研商的基本，由杜、毛二人合資在蘭州開設

了一家中華毛紡廠，推杜先生為董事長，毛虞岑為總經理。當時，西北各省厲行羊毛管制，中華毛紡廠原料之收購，產品之配銷，問題甚多，不過好在杜月笙先生交遊遍天下，到處都有朋友，許多複雜困難的問題，得到各方的協助，幸能順利解決，這一家中華毛紡廠在抗戰中期和後期，對於大後方軍民衣着的供應，厥功甚偉，而在「開發西北」號召聲中，前後所建立的工商機構，它也算是很重要的環。

三十二年元月，快過陰曆年了，滯留西安兩月有餘，人人歸心似箭，却是杜月笙先生雖說決定不去蘭州，巨耐回重慶交通工具，又生問題，杜先生的喘疾時發時癒，使他無法再長途跋涉，坐過火車再乘翻越高山峻嶺的汽車，而西安沒有飛機場，最鄰近的機場在寶鷄，偏又屬於軍用，全無民航設備，此一難題不易解決，竟反而給杜月笙先生西北之旅又添光榮燦爛的一頁，朋友熱心幫忙，通力合作，乃使寶鷄軍用機場一改而使民航機也能起落，於是，杜先生一行遂由西安乘專車到寶鷄，杜先生成為第一個由寶鷄起飛的民航機旅客。旋不久，重慶寶鷄通航，無數官紳商旅，來往便利，算是拜杜月笙先生之賜了。

古今中外一大奇跡

抗戰時期西南西北大後方由於棉產不豐，億萬軍民「衣」的問題，空前嚴重，尤其在西北作戰的軍隊，幾年不曾發過新軍裝，嚴冬季節，缺乏冬衣，市面棉布價格，飛漲騰踊，各地民眾叫苦連天，而後方對外交通，幾已全部斷絕，這最艱難的問題如何解決？在杜月笙先生心中打了幾個轉，他竟然想出了個大膽的計劃，三十二年元月中旬回到重慶後，杜先生和上海徐采丞，密電往還，往復磋商，想從老虎口中搶出一塊肉來，他要想辦法在敵偽嚴格管制物資的上海，採辦幾千件棉紗，以應抗戰大後方的急需，後來，這件

事居然給他辦成了，使一部抗戰史裏，憑添空前未有的「一大奇跡」。

杜月笙先生和徐采丞在淪陷區搜購六千件棉紗，設法運到大後方，解除後方最嚴重迫切的棉布荒，純粹是為了奉行國策，打擊敵人，從老虎嘴裏挖出一塊日軍到口的肥肉來。其計劃與手法之高明漂亮，過程之刺激緊張，真是中日大戰中極富傳奇的一頁。杜先生派出一批訓練有素，精明強幹的部下與門人，赤手空拳，輕生死，重氣節，冒險進駐前線，深入敵後，歷經艱危困難，在敵偽軍、共匪、土匪強盜、遊雜部隊，和地方豪強的環伺虎視之下，過五關，斬六將，妙計安排，機警應變，終於運出一裝幾百輛車，數十艘船，珍貴幾與金銀相埒、體積最為龐大的數千件棉紗，這其間許多英雄好漢的噓頭、苗頭與派頭，實在令人嘆為觀止。

這個計劃，首由杜月笙先生駐滬代表徐采丞提出，徐采丞深謀遠慮，毅力堅強。

民國三十二年春，自上海來了一位風度翩翩的青年紳士到重慶汪山杜公館，拜訪杜先生。此人名叫陸鴻勛，留學美國，學的是電機。他隨身帶有吳開先和徐采丞的介紹函，見到杜月笙後，表明來意，想在上海設立一座無線電台，藉與原有的重慶電台通訊聯絡。

杜先生一聽便道好極了，不過要先跟戴笠先生備一個案。數日後陸鴻勛得到通知，准予照辦，陸限重慶秘密電台工作人員商定聯絡暗號，通報時間。編了幾套密碼，即遣返上海把電台建立起來。

三十二年一月十五日起重慶實施限價，紗布上漲幅度之高，傲視一應生活必需品。當時白米每石五百二十元，但是一匹陰丹士林布即達二千四百五十元之鉅。布價偏高，顯示衣着問題之嚴重，徐采丞利用電台跟杜月笙先生商討，設法採辦幾千件棉紗，輾轉內運。

徐采丞嚟牢松機關

徐采丞偵知日本軍部派系林立，相互嫉視，梅機關、松機關、竹機關都想要要噱頭，徐采丞便硬硬松機關一記，託詞交換日方所需要的後方物資，運一批棉紗去做一筆生意，徐采丞告訴松機關，重慶方面有路路皆通，神通廣大的杜月笙先生可以幫忙。

徐采丞向松機關的頭腦下說詞，他說重慶抗戰意志堅強，頭一筆生意必須日方吃虧一點，允許用鈔票價購六千件棉紗轉運重慶，往後重慶可能為了遷就事實應允「物物交換」。他並暗示松機關，倘使你們不同意也無所謂，言外之意是還有別的日本機關正和他聯絡。

貪功心切，嫉妬心重，松機關的人就此被徐采丞一記嚟牢。

談判完成，六千件棉紗不日可以搜購啓運的急電拍到重慶，杜月笙先生連說：「采丞兄真了不起！」杜月笙先生向有關方面連絡，做這一票生意，由於大後方需要棉紗孔亟，站在金融界、工商業者立場，倘若私人來做，賺大錢是毫無問題的，但是杜先生急公好義，他雅不欲沾上發國難財的惡名，於是徵得徐采丞同意之後，他向有關當局聲明，這六千件棉紗內運，他和門下諸人一概盡義務，決不當生意買賣做，他表示搜購棉紗的本錢，由他設法墊付，棉紗到達，再由中央照價付款歸墊，一切開銷，全由私人負擔，作為他和徐采丞等對國家的報効。棉紗到後的分配及用途，悉聽當局做主。

杜月笙先生的愛國熱忱，光明的態度，頗蒙有關當局的激賞，尤以戴笠先生對他備致讚揚，經過戴笠先生與各相關單位協調，決定將六千件棉紗全部移作軍用，為前方將士更新征衣。

抗戰時期淪陷區，和大後方自由地區之間，有三處缺口，容許平民百姓來來往往，是即當時

所謂的陰陽界，三不管地帶。

三不管地帶：在北有界首集，地當亳州以南，項城、沈邱之東，位於安徽、河南兩省接壤的交界線上。在西有老河口，在襄樊西北，距離河南、湖北兩省邊界不遠。在東南則為場口鎮，地當壺源溪與富春江合流之處，座落杭州的正南方。

這三處陰陽界，多是跑單幫生意人或是投奔祖國參加抗戰的青年志士，肩負行李，穿隙而過。「陰陽界」方圓若干里之內，國軍、日軍遙遙相望，彷彿互有默契，從不以中心地帶作為戰場。小單幫客或身畔祇有幾錢盤纏的青年學生，過陰陽界很少會遇上危險。不過杜月笙先生和徐采丞計劃運入價值億萬、後方需求極殷的棉紗，為數達六千件之多，陰陽界成為鬼門關。倘若要平安無事的過「界」，必需要得到東洋兵、偽軍、當地綠林人物，再就是戍守前線的國軍將士，乃至運往目的地的後方軍政兩界關係方面的諒解。

財政部的戰時貨運管理局，一成立便由戴笠先生出任局長，因此當杜月笙先生求助於戴笠先生，戴笠先生可以有把握說得清楚的是前線將士，運送全程的各級軍政長官。上海的徐采丞，能够打得通關節的則是松機關、東洋兵、部份偽軍。至於三不管地帶的綠林豪傑，應付之道唯有指望杜月笙先生，他是一度被各路龍頭大爺舉為總山主的亨字號人物，在這方面，可說是條條大路通杜門。

重慶、上海間兩處電台往返磋商研究，獲致最後協議，六千件棉紗應該從界首那一路走。

杜月笙先生和戴笠先生再進一步研究自界首以至洛陽、西安，這一條路上可能發生的情況，必須知會、關照、打點、安排的各方關係。從西安起一路向東，西安是陝西的省會，杜先生的老朋友祝紹周剛升陝西省主席不久，自洛陽到西安一段走的是隴海鐵路，隴海鐵路局副局長周嘯潮

曾任上海警備司令楊虎的參謀長，杜月笙先生跟他熟得不能再熟，一定會有照應。

洛陽以東，直抵界首是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的轄區，蔣杜之間，過從有年，棉布內運是解決後方軍民急需的一件大事，於公於私，蔣長官一定會盡力照應。界首當面的我軍將領是十五集團軍總司令何柱國，何柱國是張學良的舊部，以杜月笙先生和張學良的交情，應該是言話一句，絕無問題。

界首當地，直至亳州正南的十尖河，那一片三不管的真空地帶，其間嘯聚着三山五岳的英雄，杜月笙先生決定找一位威鎮豫皖鄂的洪門弟兄派出槍手保鏢，於是飛一封「書子」，拜懇明潤山明德明大哥，請他專門負責路途最為險惡的那一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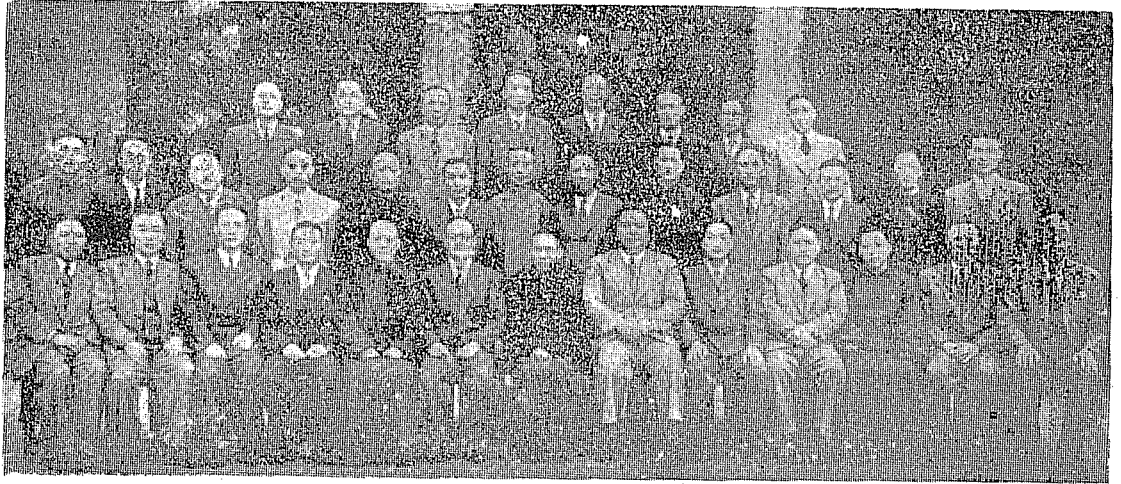
萬事齊備，祇欠東風。東風者何？那便是辦理棉紗內運的機構，這個機構頂好是一家公司。於是成立「通濟公司」，取「通達接濟」之義。通濟公司董事長一席，由杜月笙先生兼攝。總經理楊管北，副總經理徐子為。由楊、徐二位，深入陰陽界，担負起接貨、轉運的艱鉅任務。

通濟公司收購棉紗

通濟公司的組設，分向有關單位報備後，收購棉布的資金由中央、中國、交通、農民四家銀行，共同負擔。四行分別派定人員，參加通濟公司的工作。

徐采丞隨即在上海組成民華公司，抬出金融巨子周作民任董事長，徐采丞自任總經理。

楊管北、徐子為兩先生於民國三十三年年初一那天動身，飛寶雞再轉西安、洛陽、鄭州，分別拜會祝紹周主席、周嘯潮副局長，蔣鼎文長官，湯恩伯副長官和何柱國總司令，均承慨允協助。再到許昌，往訪明德明大哥，明德明一聽杜大哥的人到了，熱烈款待，盡心照料，他因自己不良於



水表代大國為人四第起左排前。影合事監理社恆與海上在(者坐中排前)筮月杜利勝戰抗
。宗承唐表代大國故己為人六第藩維杜為人五第起右排前士京陸員委法立為人六第雲祥

行，特地派他的太太，伴着一行三人，穿過中日防線犬牙交錯，綠林豪傑不時出沒的危險地帶，保護楊管北、徐子為等，平安抵達界首。明太太保鏢是明裏，暗底下，明大爺又派了好幾十名精於槍法，武藝高強的弟兄，身藏盒子砲，或前或後，或左或右，一路隨行保護。

當楊管北先生等一行抵達界首集上，發現當地已經設好了通濟公司界首辦事處。杜月笙先生已派王寶康為辦事處主任，常駐界首，料理一切事務。

界首警備司令李統，黃埔一期畢業，他曉得通濟公司的神祕業務，立即熱烈招待。楊管北抵達界首的第二天，通濟公司辦事處裏，突然出現了軍統局長戴笠先生，使得所有同仁，驚奇而又興奮。戴笠先生是專程前來打氣，並且察看即將從事的接運工作，還有什麼地方準備得不够充份，是否需要加強？

此時，自上海民華公司發來的三千件棉紗，業已由日本「皇軍」，荷槍實彈，武裝押運，自上海循京滬、津浦、隴海東段三條鐵路，絡繹在途。這大批的棉紗運抵商邱，徐采丞又準備了日本軍用卡車隊，武裝押運南下亳州，因為日本軍隊不敢冒險前進，所以雙方約定，在最新線的無人地帶交貨，日本「皇軍」只管貨到不管點交，三千件棉紗一運到指定地點，他們丟下便走。

通濟公司接運人員楊管北等冒險行經一百多里的真空地帶，通過一片荒漠無人的曠野，方始發現三三五五的彪形大漢，他們面容嚴肅，神情緊張，或前或後，散散落落的將接運人員圍在中間，一片平陽毫無掩蔽，暗中保駕的衛隊終於拋頭露面，明太太悄聲的向楊管北先生說：

「這幫弟兄保護列位好多天了，他們都

是我那當家的派了來，叫他們暗中防備，請列位裝着一無所知，他們不受列位的招待，不跟列位打招呼。但是請列位儘管放心，無論出什麼事，憑他們那幾十桿盒子砲，天坍下來也頂得住！」

由於有了這麼一支強勁有力的衛隊，通濟公司接運人員自此便無所畏懼，安心辦事。為求接運方便，他們在真空地帶的腹地據點十尖河前住下。自十尖河到亳州城，日本「皇軍」一連挖了七道戰壕，在那最寬的一道戰壕附近，他們找到了一所荒廢已久的祠堂，有一個小小的院子，院子裏放一輛破舊不堪的馬車，祠堂有三層房屋空空蕩蕩，泥牆剝落。大家用報紙糊糊內壁，在曠野裏找蘆葦桿堆在泥地上做成牀鋪睡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楊管北先生等壯膽鼓勇揚長過市，進了日軍佔領下的亳州城。當夜下榻於華北烟草公司。亳州城素以盛產鴉片聞名，行銷大江南北。日軍佔領亳州即鼓勵百姓種烟，大街小巷的鴉片烟店，多達二十餘家。

楊管北先生等入城以後發現駐防亳州的不是日本「皇軍」，而是偽軍郝鵬舉部。皇軍武裝押運棉紗，途經亳州轉赴重慶，他們斷然不會去跟郝鵬舉打招呼。三千件棉紗體積大，價值驚人，按照雙方約定，「皇軍」押運到亳州城外丟下棉紗就跑，萬一郝鵬舉垂涎巨賈，派兵出城搶回亳州將怎麼辦？

於是楊管北先生等匆匆趕回界首，把這一層危機拍電告知杜月笙先生。杜先生在重慶把郝鵬舉的「關係方面」弄清楚後回電叫楊管北去拜訪何柱國，取得一紙郝鵬舉蓋了關防沿途放行的通行證。這紙通行證的內幕是：郝鵬舉久欲反正，歸降國軍，他和何柱國暗通款曲，等待反正的有利時機，他印好許多空白通行證存在何柱國那邊，何柱國可以隨時填發。

杜月笙先生的回電一到，楊管北他們得到何柱國核發的郝鵬舉通行證，便放心大膽的進駐那間

祠堂，等候三千件棉紗運到，由日本「皇軍」交貨。這時候，所有通濟公司駐界首前線的工作同仁，一概忙於徵集交通工具，把三千件棉紗運到界首集。棉紗運到界首以後用的是楊管北西南運輸班底，幾十輛大卡車從滇緬公路調到界首來，這幾十輛大卡車負責運到洛陽一段的運輸工作。三千件棉紗運抵界首迅即裝上卡車，首尾相向的向洛陽那邊駛去。

六千件棉紗運到後方

前後歷時一個半月，徐采丞運抵界首前方的棉紗，三千件全部交割清楚。通濟接貨押運人員陸續抵達洛陽。楊管北押陣走在最後，到洛陽時

查點堆在洛陽車站的棉紗，發現還有二百餘件。楊管北特去謁見第一戰區司令官蔣鼎文，請蔣司令官迅賜調撥車皮，把楊管北和兩百多件棉紗一齊送走，於是通濟公司自界首內運的棉紗，在歷盡艱危，兵荒馬亂之中，全數運抵西安，毫無損失。

日軍發動豫中大戰，洛陽失陷，使通濟和民華兩公司之間所做的棉紗「生意」，僅成交了一半，還有三千件棉紗，貨已購齊，巨耐界首集至洛陽一線，交通梗阻，運輸成了問題。

杜月笙先生和戴笠先生在重慶密議，決定將民華公司總經理徐采丞已掌握在手，亟待內運的另三千件棉紗，改走淳安——場口運到大後方。

編輯報

告

編者

△前台北市政府新聞處長，現任中國文化學院教授朱鶴賓先生，為本誌讀者撰寫「香港國民日報二三事」，憶述當年在海外文化戰線上，艱苦奮鬥的一段往事。文中提供不少從事新聞工作的寶貴經驗，值得細讀。

△前中央研究院總幹事，現任學術審議會常務委員楊樹人教授的「朱家驊與中央研究院」，記述朱家驊先生對此一國家最高學術機構，長期慘淡經營的史實，是一篇富有歷史價值的傳記佳作。

△國大代表喬家才先生所寫「黃杰、戴笠、沈鴻烈」記述抗戰前中央軍入魯挽救華北危局，使日本人圖謀「華北特殊化」的詭計幻滅

，其中經過情形，得自黃杰將軍口述，喬先生所記是為不加任何渲染之忠實報導。

△西北邊防軍總司令徐樹錚將軍女公子旅美名家徐櫻女士的長篇鉅構「俺娘」，自本期起隆重推出，逐期連載，這是一篇值得鄭重推薦的奇文。關於徐樹錚的生平事跡，本誌前幾期均有介紹，深受讀者歡迎。徐女士親自執筆撰述其先人的家庭生活，許多珍聞逸事，更是外人聞所未聞。民初我國民間各種生活習俗，風土人情，出現在徐櫻女士的筆下，刻劃入微讀來引人入勝，不忍釋手。

△國大代表王禹廷先生的「馮玉祥與西北軍」越寫越精彩，本期寫到直奉戰爭，馮玉祥與吳佩孚交惡，對馮玉祥、吳佩孚、曹錕以及

杜月笙先生在民國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給他的得意門生朱品三一個差使，派朱品三陪同通濟公司總經理徐子為，到浙江淳安成立辦事處，通過真空地帶和封鎖線，潛入上海，跟徐采丞接頭，把待運的棉紗三千件，全部運到後方。徐子為、朱品三冒險犯難，歷盡千辛萬苦，最後終於達成任務，把另三千件棉紗運到大後方，交到被服廠。

六千件棉紗，前後歷時一年又兩個月，神奇的自日本軍隊嚴格管制之下，套購出來，經過戰線，運到大後方，全部成為國軍的軍裝，這是杜月笙先生在戴笠先生的支持維護之下，對抗戰大業所作的又一重大貢獻。

其他相關人物之描述、深刻生動，令人有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之感。

△名教授作家劉昌博先生，月前率領綜藝團赴馬來西亞訪問，受到馬來西亞華人及當地土著廣泛熱烈的歡迎，本誌特請劉教授撰寫「馬來西亞搜秘記」，劉教授的大作是遊記，又是歷史掌故，幽默風趣，百彩紛陳，令人目不暇接，的確是相當的精彩。

△謝應芬將軍追憶當年留越國軍在金蘭灣絕食抗法投奔祖國的經過，特撰「祖國的召喚」一文，交由本誌獨家刊載，我留越國軍所表現的愛國精神，出現在謝將軍的筆下，高潮迭起，情文並茂，讀來令人深切感動。

△費雲文先生又有佳作交由本誌發表，是為「汪精衛的一生」，費先生對汪精衛一生投機取巧，爭權奪利在抗戰時期賣國求榮的罪行，作公正翔實的評述，使汪精衛的醜態在照妖鏡下，無從遁形。全文甚長將分三期刊完。